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儒林外史
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

話說聘娘同四老爺睡著，夢見到杭州府的任，驚醒轉來，窗子外已是天亮了，起來梳洗。陳木南也就起來。虔婆進房來問了姐夫的好。喫過點心，恰好金修義來，鬧著要陳四老爺的喜酒。陳木南道：「我今日就要到國公府裏去，明日再來為你的情罷。」金修義走到房裏，看見聘娘手挽著頭髮，還不曾梳完，那烏雲鬢□，半截垂在地下，說道：「恭喜聘娘接了這樣一位貴人！你看，恁般時候尚不曾定當，可不是越發嬌嫩了！」因問陳四老爺：「明日甚麼時候纔來？等我吹笛子，叫聘娘唱一隻曲子與老爺聽。他的李太白『清平三調』是十六樓沒有一個賽得過他的！」說著，聘娘又拿汗巾替四老爺拂了頭巾，囑咐道：「你今晚務必來，不要哄我老等著！」陳木南應諾了，出了門，帶著兩個長隨，回到下處。思量沒有錢用，又寫一個札子叫長隨拿到國公府裏向徐九公子再借二百兩銀子，湊著好用。長隨去了半天，回來說道：「九老爺拜上爺：府裏的三老爺方從京裏到，選了福建漳州府正堂，就在這兩日內要起身上任去。九老爺也要同到福建任所，料理事務，說銀子等明日來辭行，自帶來。」陳木南道：「既是三老爺到了，我去候他。」隨坐了轎子，帶著長隨，來到府裏。傳進去，管家出來回道：「三老爺、九老爺，都到沐府裏赴席去了。四老爺有話說，留下罷。」陳木南道：「我也無甚話，是特來候三老爺的。」陳木南回到寓處。過了一日，三公子同九公子來河房裏辭行，門口下了轎子。陳木南迎進河廳坐下。三公子道：「老弟，許久不見，風采一發個儻。姑母去世，愚表兄遠在都門，不曾親自弔唁。幾年來學問更加淵博了？」陳木南道：「先母辭世，三載有餘。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，所以來到南京，朝夕請教。今表兄榮任閩中，賢昆玉同去，愚表弟倒覺失所了。」九公子道：「表兄若不見棄，何不同去一行？長途之中，到覺得頗不寂寞。」陳木南道：「原也要和表兄同行，因在此地還有一兩件小事，俟兩三月之後，再到表兄任上來罷。」九公子隨叫家人取一個拜匣，盛著二百兩銀子，送與陳木南收下。三公子道：「專等老弟到敝署走走。我那裏還有事要相煩幫襯。」陳木南道：「一定來效勞的。」說著，喫完了茶，兩人告辭起身。陳木南送到門外，又隨坐轎子到府裏去送行。一直送他兩人到了船上，纔辭別回來。

那金修義已經坐在下處，扯他來到來賓樓。進了大門，走到臥房，只見聘娘臉兒黃黃的，金修義道：「幾日不見四老爺來，心口疼的病又發了。」虔婆在旁道：「自小兒嬌養慣了，是有這一個心口疼的病。但凡著了氣惱，就要發。他因四老爺兩日不曾來，只道是那些憎嫌他，就發了。」聘娘看見陳木南，含著一雙淚眼，總不則聲。陳木南道：「你到底是那裏疼痛？要怎樣纔得好？往日發了這病，卻是甚麼樣醫？」虔婆道：「往日發了這病，茶水也不能嚥一口。醫生來撮了藥，他又怕苦不肯喫，只好頓了人參湯慢慢給他喫著，纔保全不得傷大事。」陳木南道：「我這裏有銀子，且拿五十兩放在你這裏，換了人參來用著。再揀好的換了，我自己帶來給你。」那聘娘聽了這話，挨著身子，靠著那繡枕，一團兒坐在被窩裏，胸前圍著一個紅抹胸，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我這病一發了，不曉得怎的，就這樣心慌！那些先生們說是單喫人參，又會助了虛火，往常總是合著黃連，煨些湯喫，夜裏睡著，纔得合眼。要是不喫，就只好是眼睜睜的一夜醒到天亮！」陳木南道：「這也容易。我明日換些黃連來給你就是了。」金修義道：「四老爺在國公府裏，人參黃連論秤稱也不值甚麼，聘娘那裏用的了！」聘娘道：「我不知怎的，心裏慌慌的，合著眼就做出許多胡枝扯葉的夢，清天白日的還有些害怕！」金修義道：「總是你身子生的虛弱，經不得勞碌，著不得氣惱。」虔婆道：「莫不是你傷著甚麼神道？替你請個尼僧來禳解禳罷。」

正說著，門外敲的手磬子響。虔婆出來看，原來是延壽菴的師姑本慧來收月米。虔婆道：「阿呀！是本老爺！兩個月不見你來了，這些時，菴裏做佛事忙？」本師姑道：「不瞞你老人家說，今年運氣低，把一個二十歲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，連觀音會都沒有做的成。你家的相公娘好？」虔婆道：「也常時三好兩歹的，虧的太平府陳四老爺照顧他。他是國公府裏徐九老爺的表兄，常時到我來家。偏生的聘娘沒造化，心口疼的病發了。你而今進去看看。」本師姑一同走進房裏。虔婆道：「這便是國公府裏陳四老爺。」本師姑上前打了一個問訊。金修義道：「四老爺，這是我們這裏的本師父，極有道行的。」本師姑見過四老爺，走到床面前來看相公娘。金修義道：「方纔說要禳解，何不就請本師父禳解禳解？」本師姑道：「我不會禳解，我來看看相公娘的氣色罷。」便走了來，一屁股坐到床沿上。聘娘本來是認得他的，今日抬頭一看，卻見他黃著臉，禿著頭，就和前日夢裏揪他的師姑一模一樣，不覺就懊惱起來。只叫得一聲「多勞」，便把被蒙著頭睡下。本師姑道：「相公娘心裏不耐煩，我且去罷。」向眾人打個問訊，出了房門。虔婆將月米遞給他。他左手拿著磬子，右手拿著口袋去了。

陳木南也隨即回到寓所，拿銀子叫長隨趕著去換人參，換黃連。只見主人家董老太拄著拐杖，出來說道：「四相公，你身子又結結實實的，只管換這些人參、黃連做甚麼？我聽見這些時在外頭愁煩，我是你的房主人，又這樣年老，四相公，我不好說的。自古道：『船載的金銀，填不滿煙花債。』他們這樣人家，是甚麼有良心的！把銀子用完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！我今年七十多歲，看經念佛，觀音菩薩聽著，我怎肯眼睜睜的看著你上當不說！」陳木南道：「老太說的是，我都知道了。這人參、黃連，是國公府裏託我換的。」因怕董老太詭刀，便說道：「恐怕他們換的不好，還是我自己去。」走了出來，到入參店裏尋著了長隨，換了半斤人參，半斤黃連，和銀子就像捧寶的一般，捧到來賓樓來。纔進了來賓樓門，聽見裏面彈的三弦子響，是虔婆叫了一個男瞎子來替姑娘算命。陳木南把人參、黃連遞與虔婆，坐下聽算命。那瞎子道：「姑娘今年十七歲，大運交庚寅，寅與亥合，合著時上的貴人，該有個貴人星坐命。就是四正有些不利，弔動了一個計都星，在裏面作擾，有些啾唧不安，卻不礙大事。莫怪我直談，姑娘命裏犯一個華蓋星，卻要記一個佛名，應破了纔好。將來從一個貴人，還要有戴鳳冠霞帔，有太太之分哩。」說完，橫著三弦彈著，又唱一回，起身要去。虔婆留喫茶，捧出一盤雲片糕，一盤黑棗子來，放個小桌子，與他坐著。丫頭斟茶，遞與他喫著。陳木南問道：「南京城裏，你們這生意也還好麼？」瞎子道：「說不得，比不得上年了！上年都是我們沒眼的算命，這些年睜眼的人都來算命，把我們擠壞了！就是這南京城，二十年前，有個陳和甫，他是外路人，自從一進了城，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攔攔著算了去，而今死了。積作的個兒子，在我家那間壁招親，日日同丈人吵窩子，吵的鄰家都不得安身。眼見得我今日回家，又要聽他吵了。」說罷，起身道過多謝，去了。

一直走了回來，到東花園一個小巷子裏，果然又聽見陳和甫的兒子和丈人吵。丈人道：「你每日在外測字，也還尋得幾十文錢，只買了豬頭肉，飄湯燒餅，自己搗噓子，一個錢也不拿了來家，難道你的老婆要我替你養著？這個還說是我的女兒也罷了。你除了豬頭肉的錢不還，也來問我要！終日吵鬧這事，那裏來的晦氣！」陳和甫的兒子道：「老爹，假使這豬頭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喫了，你也要還錢。」丈人道：「胡說！我若喫了，我自然還！這都是你喫的！」陳和甫兒子道：「設或我這錢已經還過老爹，老爹用了，而今也要還人。」丈人道：「放屁！你是該人的錢，怎是我用你的？」陳和甫兒子道：「萬一豬不生這個頭，難道他也來問我要錢？」丈人見他十分胡說，拾了個叉子棍趕著他打。瞎子摸了過來扯勸。丈人氣的顫呵呵的道：「先生！這樣不成！我說說他，他還拿這些混帳話來答應我，豈不可恨！」陳和甫兒子道：「老爹，我也沒有甚麼混帳處。我又不喫酒，又不賭錢，又不嫖老婆！每日在測字的桌子上還拿著一本詩念，有甚麼混帳處！」丈人道：「不是別的混帳，你放著一個老婆不養，只是累我，我那裏累得起！」陳和甫兒子道：「老爹，你不喜女兒給我做老婆，你退了回去罷了。」丈人罵道：「該死的畜生！我女兒退了做甚麼事哩？」陳和甫兒子道：「聽憑老爹再嫁一個女婿罷了。」丈人大怒道：「瘟奴！除非是你死了，或是做了和尚，這事纔行得！」陳和甫兒子道：「死是一時死不來，我明日就做和尚去。」丈人氣憤憤的道：「你明日就做和尚！」瞎子聽了半天，聽他兩人說的都是「堂屋裏掛草薦」——不是話，也就不扯勸，慢慢的摸著回去了。

次早，陳和甫的兒子剃光了頭，把瓦楞帽賣掉了，換了一頂和尚帽子戴著，來到丈人面前，合掌打個問訊，道：「老爹，貧僧今日告別了。」丈人見了大驚，雙雙掉下淚來，又著實數說了他一頓；知道事已無可如何，只得叫他寫了一張紙，自己帶著女兒養

活去了。

陳和尚自此以後，無妻一身輕，有肉萬事足，每日測字的錢，就買肉喫，喫飽了，就坐在文德橋頭測字的桌子上念詩，十分自在。又過了半年，那一日，正拿著一本書在那裏看，遇著他一個同夥的測字丁言志來看他。見他看這本書，因問道：「你這書是幾時買的？」陳和尚道：「我纔買來三四天。」丁言志道：「這是鶯脰湖唱和的詩。當年胡三公子約了趙雪齋、景蘭江、楊執中先生，匡超人、馬純上一班大名士，大會鶯脰湖，分韻作詩。我還記得趙雪齋先生是分的『八齊』。你看這起句：『湖如鶯脰夕陽低。』只消這一句，便將題目點出，以下就句句貼切，移不到別處宴會的題目上去了。」陳和尚道：「這話要來問我纔是，你那裏知道！當年鶯脰湖大會，也並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，是婁中堂家的三公子、四公子。那時我家先父就和婁氏弟兄是一人之交。彼時大會鶯脰湖，先父一位，楊執中先生、權勿用先生、牛布衣先生、蘧駝夫先生、張鐵臂、兩位主人，還有楊先生的令郎，共是九位。這是我先父親口說的。我到不曉得？你那裏知道！」丁言志道：「依你這話，難道趙雪齋先生、景蘭江先生的詩，都是別人假做的了？你想想，你可做得來？」陳和尚道：「你這話尤其不通！他們趙雪齋這些詩，是在西湖上做的，並不是鶯脰湖那一會。」丁言志道：「他分明是說『湖如鶯脰』，怎麼說不是鶯脰湖大會？」陳和尚道：「這一本詩也是彙集了許多名士合刻的。就如這個馬純上，生平也不會作詩，那裏忽然又跳出他一首？」丁言志道：「你說的都是些夢話！馬純上先生，蘧駝夫先生，做了不知多少詩，你何嘗見過！」陳和尚道：「我不曾見過，到你見過！你可知道鶯脰湖那一會並不曾有人做詩？你不知那裏耳聾，還來同我瞎吵！」丁言志道：「我不信！那裏有這些大名士聚會，竟不做詩的！這等看起來，你尊翁也未必在鶯脰湖會過。若會過的人，也是一位大名士了，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！」陳和尚惱了道：「你這話胡說！天下那裏有個冒認父親的！」丁言志道：「陳思阮！你自己做兩句詩罷了，何必定要冒認做陳和甫先生的兒子？」陳和尚大怒道：「丁詩！你『幾年桃子幾年人』！跳起來，通共念熟了幾首趙雪齋的詩，鑿鑿的就呻著嘴來講名士！」丁言志跳起身來道：「我就不該講名士！你到底也不是一個名士！」兩個人說罷了，揪著領子，一頓亂打。和尚的光頭被他鑿了幾下，鑿的生疼，拉到橋頂上。和尚眊著眼，要拉到他跳河。被丁言志搯了一交，骨碌碌就滾到橋底下去了。和尚在地下急的大嚷大叫。

正叫著，遇見陳木南踱了來，看見和尚仰巴叉睡在地下，不成模樣，慌忙拉起來道：「這是怎的？」和尚認得陳木南，指著橋上說道：「你看這丁言志無知無識的，走來說是鶯脰湖的大會是胡三公子的主人！我替他講明白了，他還要死強！並且說我是冒認先父的兒子！你說可有這個道理？」陳木南道：「這個是甚麼要緊的事，你兩個人也這樣鬼吵。其實丁言老也不該說思老是冒認父親。這卻是言老的不是。」丁言志道：「四先生，你不曉得。我難道不知道他是陳和甫先生的兒子？只是他擺出一副名士臉來，太難看了！」陳木南笑道：「你們自家人，何必如此？要是陳思老就會擺名士臉，當年那虞博士、莊徵君，怎樣過日子呢？我和你兩位喫杯茶，和和事，下回不必再吵了。」當下拉到橋頭間壁一個小茶館裏坐下，喫著茶。陳和尚道：「聽見四先生令表兄要接你同到福建去，怎樣還不見動身？」陳木南道：「我正是為此來尋你測字，幾時可以走得？」丁言志道：「先生，那些測字的話，是我們『籤火七占通』的。你要動身，揀個日子走就是了，何必測字！」陳和尚道：「四先生，你半年前，我們要會你一面也不能罷。我出家的第二日，有一首雜髮的詩，送到你下處請教，那房主人董老太說，你又到外頭頑去了。你卻一向在那裏？今日怎管家也不帶，自己在這裏閒撞？」陳木南道：「因這裏來賓樓的聘娘愛我的詩做的好，我常在他那裏。」丁言志道：「青樓中的人也曉得愛才，這就雅極了！」向陳和尚道：「你看！他不過是個巾幗，還曉得看詩，怎有個鶯脰湖大會不作詩的呢？」陳木南道：「思老的話倒不差。那婁玉亭便是我的世伯，他當日最相好的是楊執中、權勿用。他們都不以詩名。」陳和尚道：「我聽得權勿用先生後來犯出一件事來，不知怎麼樣結局？」陳木南道：「那也是他學裏幾個秀才誣賴他的。後來這件官事也昭雪了。」又說了一會，陳和尚同丁言志別過去了。

陳木南交了茶錢，自己走到來賓樓。一進了門，虔婆正在那裏同一個賣花的穿桂花球，見了陳木南道：「四老爺，請坐下罷了。」陳木南道：「我樓上去看看聘娘。」虔婆道：「他今日不在家，到輕煙樓做盒子會去了。」陳木南道：「我今日來和他辭辭行，就要到福建去。」虔婆道：「四老爺就要起身？將來可還要回來的？」說著，丫頭捧一杯茶來。陳木南接在手裏，不大熱，喫了一口，就不喫了。虔婆看了道：「怎麼茶也不肯泡一壺好的！」丟了桂花球，就走到門房裏去罵烏龜。

陳木南看見他不瞅不睬，只得自己又踱了出來。走不得幾步，頂頭遇著一個人，叫道：「陳四爺，你還要信行些纔好！怎叫我們只管跑！」陳木南道：「你開著偌大的人參舖，那在乎這幾十兩銀子。我少不得料理了送來給你。」那人道：「你那兩個尊尊而今也不見面，走到尊寓，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來回，他一個堂客家，我怎好同他七個八個的？」陳木南道：「你不要慌，『躲得和尚躲不得寺』。我自然有個料理。你明日到我寓處來。」那人道：「明早是必留下，不要又要我們跑腿。」說過，就去了。陳木南回到下處，心裏想道：「這事不尷尬！長隨又走了，虔婆家又走不進他的門，銀子又用的精光，還剩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債，不如捲捲行李，往福建去罷！」瞞著董老太，一溜煙走了。

次日，那賣人參的清早上走到他寓所來，坐了半日，連鬼也不見一個。那門外推的門響，又走進一個人來，搖著白紙詩扇，文縷縷的。那賣人參的起來問道：「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就是丁言志，來送新詩請教陳四先生的。」賣人參的道：「我也是來尋他的。」又坐了半天，不見人出來，那賣人參的就把屏門拍了幾下。董老太拄著拐杖出來問道：「你們尋那個的？」賣人參的道：「我來找陳四爺要銀子。」董老太道：「他麼？此時好到觀音門了。」那賣人參的大驚道：「這等，可曾把銀子留在老太處？」董老太道：「你還說這話！連我的房錢都騙了！他自從來賓樓張家的妖精纏昏了頭，那一處不脫空！背著一身的債，還希罕你這幾兩銀子！」賣人參的聽了，「啞叭夢見媽，說不出來的苦」，急的暴跳如雷。丁言志勸道：「尊駕也不必急，急也不中用，只好請回。陳四先生是個讀書人，也未必就騙你。將來他出來，少不得還哩。」那人跳了一回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去了。

丁言志也搖著扇子，晃了出來，自心裏想道：「堂客也會看詩！……那十六樓不曾到過，何不把這幾兩測字積下的銀子，也去到那裏頑頑？」主意已定，回家帶了一卷詩，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，戴一頂方巾，到來賓樓來。烏龜看見他像個狀子，問他來做甚麼。丁言志道：「我來同你家姑娘談談詩。」烏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秤下箱錢。」烏龜拿著黃桿戥子。丁言志在腰裏摸出一個包子來，散散碎碎，共有二兩四錢五分頭。烏龜道：「還差五錢五分。」丁言志道：「會了姑娘，再找你罷。」丁言志自己上得樓來，看見聘娘在那裏打棋譜，上前作了一個大揖。聘娘覺得好笑，請他坐下，問他來做甚麼。丁言志道：「久仰姑娘最喜看詩，我有些拙作，特來請教。」聘娘道：「我們本院的規矩，詩句是不白看的，先要拿出花錢來再看。」丁言志在腰裏摸了半天，摸出二十個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。聘娘大笑道：「你這個錢，只好送給儀徵豐家巷的撈毛的，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！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喫罷！」丁言志羞得臉上一紅二白，低著頭，捲了詩，揣在懷裏，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。

虔婆聽見他回著狀子，要了花錢，走上樓來問聘娘道：「你剛纔向狀子要了幾兩銀子的花錢？拿來，我要買緞子去。」聘娘道：「那狀子那裏有銀子！拿出二十銅錢來，我那裏有手接他的！被我笑的他回去了！」虔婆道：「你是甚麼巧主兒！回著狀子，還不問他要一大注子，肯白白放了他回去！你往常嫖客給的花錢，何常分一個半個給我？」聘娘道：「我替你家尋了這些錢，還有甚麼不是？些小事就來尋事！我將來從了良，不怕不做太太！你放這樣狀子上我的樓來，我不說你罷了，你還要來嘴喳喳！」虔婆大怒，走上前來，一個嘴巴，把聘娘打倒在地。聘娘打滾，撒了頭髮，哭道：「我貪圖些甚麼，受這些折磨！你家有銀子，不愁弄不得一個人來，放我一條生路去罷！」不由分說，向虔婆大哭大罵，要尋刀刎頸，要尋繩子上吊，鬚髻都滾掉了。虔婆也慌了，叫了老烏龜上來，再三勸解，總是不肯依，鬧的要死要活。無可奈何，由著他拜做延壽庵本慧的徒弟，剃光了頭，出家去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風流雲散，賢豪才色總成空；薪盡火傳，工匠市塵都有韻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